

【中国诗学研究】

道学与王阳明诗歌的心路历程

武道房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安徽 芜湖 241003)

关键词: 王阳明; 道学; 诗歌; 心路历程

摘要: 王阳明诗歌随其学术的三变, 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归越及赴谪诗, 气格高豁雄豪, 体现了他求道的坚韧与执着。伴随着心学体系的建立, 他的龙场与滁阳诗境界高远, 精微渊穆。在赣及南征思田时期, 既是他建功立业之时, 也是他心学的成熟期, 这一时期的诗歌尽脱红尘之气, 沉郁老成, 光明俊伟。三个阶段的诗歌, 深刻反映了一个道学家的心路历程。无论是抒情诗、叙事诗, 还是写景诗、说理诗, 都是他道学情怀的艺术表现, 既有道学之玄奥, 兼有诗家之本色。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0)01-0095-10

Neo-Confucianism and Wang Yangming's Mental Process in Poetry

WU Dao-fang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Poetic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Key words: Wang Yangming; Neo-Confucian; poetry; mental progress.

Abstract: Wang Yangming's poetry can be divided three periods in coincidence with his three changes of academic interests. In the early period, his poetry embodies exuberant and lofty spirits, manifesting his persistent pursuit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middle period, his poetry is characteristic of great grave realm as he establishes the philosophy of Mind. In the later period of his poetry, his poetry free from earthly cares reveals sophistication and aboveboard quality. In a word, his poetry reflects a Neo-Confucian's mental progress. His lyrics, narrative poems, pastoral poems and poems embodying his philosophy are artistic expressions of his New-Confucianism, so his poetry is both philosophic and artistic.

王阳明是明代心学家,也是开有明一代学术新风气的人物。他本不以诗人著名,学界也不太关注他的诗歌,但他存诗六百首,成就非常之高。四库馆臣评价他:“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亦自足传世也。”^[1]²³¹¹清人黄中评价阳明诗“如梧凤之音”,并赞叹说:“宋芝祖生于夹马营,异香满室,阳明之诗所谓异香者乎?”^[2]即如对心学很反感的清代程朱派学者李光地,对王阳明的诗也不禁另眼相看:“他才高,信笔写来,便有唐人风韵。”“阳明诗,某少时略皆成诵。”^[3]卷三十可知,王阳明不仅在思想史上震烁一时,在诗学史上也应该

有其一席之地。仅以“秀逸有致”、“唐人风韵”并不能说明阳明诗的个性问题。因为此类风格的作家在诗歌史上太多了。因此解读阳明诗,必须别寻蹊径,才能凸显其诗人中有血有肉的“这一个”。王阳明是道学家,他的诗歌是他道学情怀的形象化,或许从道学的角度切入,才能真正理解阳明诗歌的内涵与特质。这里用“道学”而不是用“心学”来解读阳明诗,是因为道学这个概念大,可涵盖理学、心学等儒家心性之学。王阳明学凡三变^①。他的心学体系是在他37岁时(正德四年)龙场悟道时才开始构建,至正德十六年50岁时才正式揭橥“致良知”之教,标志

收稿日期: 2009-09-07

基金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地重点项目(2009sk072zd)

作者简介: 武道房(1967-),男,山东泰安人,文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 中国学术思想史、文学史。

① 据钱德洪《刻文录叙说》,王阳明“学凡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于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见《王阳明全集·附录》,第15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着他心学体系的最后成熟。他37岁之前,虽然还不算是心学家,但普遍读宋儒之书,久有成圣贤之志,因此成为心学家之前的王阳明,尽管修养方法不是心学式的,但思想境界已很有道学家气象,这在他早期的诗歌中已体现出来。

王阳明诗歌创作伴随着他的求道、见道过程也相应三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弘治十五年以刑部主事告病归越至正德三年赴谪至贵州龙场驿为第一阶段(1502—1508)。其诗集即从归越诗35首开始。这一阶段是他心学建立之前的诗作,总体风格为清新高豁。第二阶段是在龙场及滁阳、南都时期(1508—1516),这是他建构心学体系之时,其诗风格呈现精深渊穆的特色。第三阶段是在赣州及南征思恩、田州时期(1516—1528),这是他以“致良知”总结自己学术时期,这一阶段的诗作风格气势沉雄,光明俊伟。我们以三个阶段为序,结合王阳明的道学思想变迁过程以及人生经历,对阳明诗歌的心路历程及生命个性做出解读。

一

第一个阶段是王阳明在道学上的探索与追求时期,此时他心学的理论尚未成型,但成圣贤之志已经坚定,诗歌也多表现道学家的情怀与趣味。值得注意的是,阳明诗是从31岁时所作的“归越诗”开始结集的。而据其年谱,他21岁时随父在京师时曾有过一段“随世就辞章之学”的经历。^{[4]1223} 阳明也自道他此时和倡导学秦汉、盛唐诗文的“前七子”领袖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等人沉溺于钻研诗、古文辞。^{[4]931} 他的诗文在当时的文学圈子中还颇有名声,被“诸老惊曰:‘天才!’”^{[4]1223} 但他并没有沿着专一于文学的路子走下去,27岁便厌弃了诗古文,认为“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4]1223} 并感慨“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4]1225} 从此转入释、老之学,以寻求安身立命之心灵寄托。至弘治十五年,他31岁,年谱中记载:“是年,先生渐悟仙、释二氏之非。”^{[4]1225} 也就是说从是年开始,阳明学术开始一心一意于圣贤之学:道学。年谱中提供的这些材料很重要,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为什么王阳明诗歌的结集从31岁时所作的“归

越诗”开始。在这之前,他与文坛第一流的诗人唱和交游,是应该有不少诗作的,但在全集中这些诗竟毫无踪影。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他31岁之前的诗是文人之诗、诗人之诗,与道学家的审美格调与思想境界尚有距离,因此这些在道学家看来思想境界不那么纯正的诗在结集时就悄悄抹去了。

王阳明在归越及赴谪时期,虽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心学思想体系,但已很有道学家气象了。这一时期的诗歌有归越诗35首,山东诗6首,京师诗8首,狱中诗14首,赴谪诗55首。这些诗都体现了道学家的人生境界和心性修养。

道学家追求“孔颜乐处”,认为只要与天理为一,即可消解个人私欲,达到“光风霁月”的至乐境界。一个真正修养到家的人,祸福、进退甚至生死都不足以动其心,正如阳明后学罗洪先所说的:“名位不能使之荣,摈斥不能使之辱,功能不能使之乐,祸患不能使之忧,言论不能使之惑,意气不能使之改。”^{[5]481} 以此心态处世,自能处富贵,也能处贫贱,无入而不自得。因此道学家在诗学上更亲近陶渊明式的古淡,而瞧不起那些纵欲导悲、沉溺个人利害悲欢的颓唐诗人。弘治十五年,王阳明放弃释道之学,开始穷究道学,由于身体有病,他从刑部主事任上告假回到家乡余姚,休养了将近两年。归越诗即作于这个时期。这些诗大都玲珑透彻,空灵优美,有脱俗超尘之气。例如《山中立秋日偶书》^①:

风吹蝉声乱,林卧惊新秋。山池静澄碧,暑气亦已收。青山出白云,突兀成琼楼。袒褐坐溪石,对之心悠悠。倏忽无定态,变化不可求。浩然发长啸,忽起又白鸥。

此诗把新秋景致写得非常生动,同时也展示了一种洒脱澄明的情怀。“倏忽无定态,变化不可求”即是写云彩的变化无端,也是写心思的出入无向,暗示一个“求心”问题,富含哲意。又如《化城寺》六首其二:

云里轩窗半上钩,望中千里见江流。高林日出三更晓,幽谷风多六月秋。仙骨自怜何日化,尘缘翻觉此生浮。夜深忽起逢莱兴,飞上青天十二楼。

此诗飘逸豪迈,境界阔大。“仙骨自怜何日化”正暗示了诗人对自己未能脱尽渣滓,脱凡入圣的

① 见《王阳明全集》卷十九,“外集·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以下所引王阳明诗出处同,不另注出。

惶惑。事实上，王阳明曾因“格竹子”失败，对朱熹式的成圣路径有所怀疑，但至少说明他对于理学家常说的“晬面盎背”、“天人一体”的圣贤气象还是非常向往的。

弘治十七年，王阳明返回京师，旋受命主持山东乡试。在山东期间，他游览了泰山，写下了六首关于泰山的诗，气势磅礴，境界高远，同时寄托了追求成为圣贤的迫切心情。例如古风《泰山高次王内翰司献韵》中的一段：

扶舆磅礴元气钟，突兀半遮天地东；南衡北恒西泰华，俯视伛偻谁争雄？人寰茫昧乍隐见，雷雨初解开鸿蒙；绣壁丹梯，烟霏霭霭；海日初涌，照耀苍翠。平麓远抱沧海湾，日观正与扶桑对。听涛声之下泻；知百川之东会。天门石扇，豁然中开；幽崖邃谷，夔积隐埋。中有邈世之流，龟潜雌伏，餐霞吸秀于其间，往往怪谲多仙才。上有百丈之飞湍，悬空络石穿云而直下，其源疑自青天生。岩头肤寸出烟雾，须臾滂沱遍九垓。

这一段很有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神韵，或许是有意模仿而气势过之。但在诗的结尾，却展示了与李白不同的人生境界：

古来登封，七十二主；后来相效，纷纷如雨。玉检金函无不为，只今埋没知何许？……宣尼曳杖，逍遥一去不复来，幽泉呜咽而含悲，群峦拱揖如相送。俯仰宇宙，千载相望，堕山乔岳，尚被其光；峻极配天，无敢颡颥。嗟予瞻眺门墙外，何能仿佛窥堂室？也来攀附摄遗迹，三千之下，不知亦许再拜占未行。

李白宣示的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岸个性，而王阳明此处表达的是对孔圣门径登堂入室的愿望。历来儒者都学孔子，但宋明儒理解的孔子是具有高明境界的内圣孔子。窥其堂室，才能入圣。这表达了阳明想成为圣贤的强烈愿望以及找不到门径的困惑。

阳明决定要学圣贤，他就会检验一下自己是否有坚持天理而生死不动于心的勇气。明武宗正德元年，王阳明很清楚得罪权势炙手可热的宦官刘瑾可能会丢失性命，但他还是坚持给皇帝上封事，援救被刘瑾迫害的谏官戴铣等人。结果是“廷杖四十，既绝复苏”，先被关进监狱，然后发配到贵州龙场驿任驿丞。

阳明狱中诗共14首。这些诗并不见呼天抢地屈原式的愤激，也不见穷途末路般的自哀自

怜，而是以苦作乐，顺天知命。如《读易》：“囚居亦何事？省愆惧安饱。瞑坐玩羲易，洗心见微奥。……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箠飘有余乐，此意良匪矫。”即便是囚居，也怕安饱虚度，于是研读《周易》，穷究大道，俯仰之间，只见天地间充满浩浩正气。而自己生活所求无多，能像颜回那样，有箠飘就足以自乐了。他在出狱赴谪之时，为狱友留诗：“累累囹圄间，讲诵未能辍。桎梏敢忘罪？至道良足悦。”（《别友狱中》）这说明他在狱中还坚持讲学，并回答狱友说，自己之所以在枷锁之中还算平静安详，是因为圣人之道让人足以精神欢愉。

从京师赴谪贵州，万里穷途，生死难卜。阳明在渡钱塘江时，一度遭遇刘瑾派出刺客的追杀；在荒山野寺中还差点被老虎吃掉。“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风锡下天风。”（《泛海》）这是他走海路取道福建时写下的诗句，说明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世间万象，白云苍狗，不过浮云一样倏忽无常，不变的是自己宁静的心体，如太虚一样长存。他把长达一年多的赴谪险途，当成一次求学访友、欣赏奇异山水的绝佳机会。很多诗写得非常有情韵。如《因雨和杜韵》：

晚堂疎雨暗柴门，忽入残荷泻石盆。万里沧江生白发，几人灯火坐黄昏？客途最觉秋先到，荒径唯怜菊尚存。却忆故园耕钓处，短蓑长笛下江村。

客途清秋，灯火黄昏，此时的阳明似乎忘记了自己是贬谪的罪官。他想到的是，君子所求无多，能耕能钓，有短蓑、长笛足矣。在萍乡道中，他去拜谒濂溪祠。周敦颐是他崇敬的哲人：“碧水苍山俱过化，光风霁月自传神。”（《萍乡道中谒濂溪祠》）像濂溪一样“光风霁月”是他所向往的心灵境界。旅途中虽然也有“天际浮云生白发，林间孤月坐黄昏”（《夜宿宣风馆》）式的审美愉悦，但更多的是漫漫前程的艰险和苦难：

危栈断我前，猛虎尾我后。倒崖落我左，绝壑临我右。我足复荆榛，雨雪复纷骤。邈然思古人，无闷聊自有。无闷虽足珍，警惕忘尔守。君观真宰意，匪薄良亦厚。（《杂诗》）

远赴贵州要翻越许多高山恶水，随时会遭遇不测。虽然困苦，但诗人聊以自慰的是尚能做到圣人所说的“邈世无闷”；而且有此心态的同时，还要警惕不能掺杂道家式的消极，儒家的治世信

念一刻也不能忘记，这才是心灵的真宰！也是道家调和出世、入世为一的真精神。

王阳明归越及赴谪时期的诗歌偶或表现一种“屡兴还屡仆，喘息几不免”不能见道的焦虑。《阳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赠崔子钟和之以五诗于阳明子作八咏以答之》他的“不动于心”仍不免有勉强硬持的痕迹，因此这一阶段的诗虽然高豁而雄豪，然气格未能全脱浮气。在这之后，他的龙场与滁阳诗则更表现出一种精微渊穆、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由情怀。

二

王阳明历经一年多的长途跋涉，千辛万苦来到了龙场驿，才发觉生存环境比想象的还要糟糕。“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魎，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醵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4] 1228}初至之后，没有住所，阳明只好范土架木，结成一个仅能容身的草棚。并为此赋诗曰：

草庵不及肩，旅倦体方适。开棘自成篱，土阶漫无级。迎风亦萧疏，漏雨易补缉。灵籁响朝湍，深林凝暮色。群猿环聚讯，语虎意颇质。鹿豕且同游，兹类犹人属。《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以居之》

这是他初到时的情景，条件的艰苦可想而知。更为要命的是，阍宦刘瑾恨意未已，随时都会派人来谋害他。阳明只好搬进荒洞，居以俟命而已。如此苦难的生活，没有强大的生命意志是很难活下去的。而苦难恰恰成了他开悟成圣的契机。他在洞中日夜端居澄默，感觉富贵利达等鄙吝之念已经消去，疾病夷狄患难也已对他无可奈何，唯有生死之念还未能摆脱。静坐久了，渐觉胸中洒洒。在一个深夜，他在石洞中忽然大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仿佛是“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4] 1229}他长期困惑于朱子所主张的要穷尽事物之理才能入圣，并曾经格竹子想格出天理来，而一无所获，还为此大病一场。此时大悟，他明白了，圣人之道全在我的心性之中，换言之，圣人不是无忧无虑吗？我就是圣人，圣人就是我。不须向外求理，天理在我心中；换言之天理就是我的心灵，我的心灵就是天理。天理本是空阔洁净的，既是本体又是道德，烦恼忧虑

甚至生死恐惧都不合天理，也不是心灵该有的东西。有此大悟，他的心学思想开始浮现，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平心而论，阳明这些观点与南宗禅很是相近，顿悟之间，我成了佛，佛成了我，自性清静，永无烦恼。但又不同，佛教是遗弃事世，只求清心；而阳明学则是圣人是我，我是圣人，儒家圣人是要干预世事，积极进取的，但心灵本体却永远祥和清静。

生命作如是观，阳明心态一下子明亮起来，发现天地万物以及人生在世是如此的美好！他把安身的荒洞取名为“阳明小洞天”，并略作收拾，“营炊就岩窦，放榻依石垒。穹室旋熏塞，夷坎仍洒扫。”当然得要把带来的书籍摆放好，还不忘喝上一杯表示庆祝：“卷帙漫堆列，樽壶动光彩。”并由此感叹：“夷居何所陋，恬淡意方在。”（《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三首》）仿佛此时才真正明白了孔子“欲居九夷”时所说的“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的圣人情怀。他为此洞写下三首诗，其一曰：

童仆自相语，洞居颇不恶。人力免结构，天巧谢雕凿。清泉傍厨落，翠雾还成幕。我辈日嬉偃，主人自愉乐。虽无桀戟荣，且远尘嚣聒。但恐霜雪凝，云深衣絮薄。

有这样的天然石洞聊以免去盖房之苦。清泉傍着锅灶飞泄下来，洞口的薄雾形成了天然的帷幕。一般人难以忍受的恶劣环境，在诗人的笔下竟如此诗情画意，没有很高的觉悟或修养是很难超越苦难而达此乐境的。“但恐霜雪凝，云深衣絮薄。”生活是严酷的，接下来衣食也成了问题。伴他同来的童仆病倒了，阳明只得亲自去砍柴取水：

朝采山上荆，暮采谷中粟。溪谷多凄风，霜露沾衣湿。采薪勿辞辛，昨来断薪拾。晚归阴壑底，抱瓮还自汲。薪水良独劳，不愧吾食力！（《拾薪》二首其一）

不仅砍柴担水，阳明还决定亲自开荒种田，以解决断粮问题：

谪居屡在陈，从者有愠见。山荒聊可田，钱镈还易办。夷俗多火耕，仿习亦颇便。及兹春未深，数亩犹足佃。岂徒实口腹？且以理荒宴。遗穗及鸟雀，贫寡发余羨。出来在明晨，山寒易霜霰。（《谪居绝粮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虽然连仆人都难耐困苦，心生愠见，但阳明还是很乐观，决定从明天开始，学习当地土人烧荒耕

田。他设想得很好，种田不仅自救，还能惠及鸟雀；如有多余，也能接济当地孤寡百姓。此时还有兼济情怀，实为难能可贵。看来他种田的效果不错，而且也摸索出了经验：

下田既宜稔，高田亦宜稷。种蔬须土疏，种菘须土湿。寒多不实秀，暑多有螟螣。去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穡！（《观稼》）

王阳明的父亲是成化朝的状元，还作过弘治帝的帝师。在锦衣玉食中长大的王阳明此前大概是不知稼穡为何事的。但从这首《观稼》诗看，他对农业生产已是非常熟悉，不亲自劳动是不可能有此老农一样深刻农业经验的。相比之下，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倒像是对务农不太认真。他不只种田，还从种田中体会物理，体会天地之生机，认为种田也具有参赞化育之功，即《中庸》所说的“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从种田中细细感受天人一体、仁者化育万物，由此进入一种高明的道学境界。

阳明在龙冈与当地土人关系处得很好，夷人同情他穴居潮湿，想帮他伐木建房，于是他“欣然趋事，不月而成。”^{[4] 697}此时，远近的年轻人也赶来向他问学。他把新建成的小庐命名为“何陋”轩，并赋诗《龙冈新构》以庆新居：

谪居聊假息，荒秽亦须治。凿巖薙林条，小构自成趣。开窗入远峰，架扉出深树。虚寨俯透迤，竹木互蒙翳。畦蔬稍溉锄，花药颇杂蒔。宴适岂专予，来者得同憩。轮奂非致美，毋令易倾敝。

他把新居写得如此诗情画意，最后还说，此新居并非只为自己安适，也方便前来问学的后生休息。他当起了农夫，也义务做起了先生。有学生前来问学，让他格外高兴，“夷居虽异俗，野朴意所眷”，“门生颇群集，樽俎亦时展。”（《诸生来》）少数民族虽然与汉地风俗不同，但学生的质朴让他感动，偶尔还和他们喝上一杯。“云窗卧披卷。澹泊生道真。”（《诸生来》）劳动之余，在窗下还可以读读书。他把谪居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阳明的谪居诗，没有对命运不公的抱怨，也没有怀才不遇的悲叹，甚至连衣食无着，也写得盎然有趣。读来让人感觉他仿佛是逍遥于田园的羲皇上人。其实这是因为，王阳明已经把人生的痛苦消融于道学的智慧观照之中。假如他没有哲

人的智慧，假如他自哀自怨又自怜，在如此严酷的生存环境下，他不一定能活着走出龙场。王阳明有一篇散文《瘞旅文》，写一位自京城贬官贵州的吏目，携一子一仆，万里跋涉，路过龙场，阳明曾在草篱间望见之。结果第二天，先是吏目死在不远处的蜈蚣坡，其子和仆人在旁哭泣，一两天后其子与仆陆续全死了。阳明因此写道：“呜呼伤哉！尔诚恋兹五斗而来，则益欣然就道，乌为乎吾昨望见尔容蹙然，盖不任其忧者？夫冲冒雾露，扳援崖壁，行万峰之顶，饥渴劳顿，筋骨疲惫，而又瘴厉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以无死忧者？”他总结自己赴谪两年来历尽千万磨难，之所以不死，是因为“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4] 952}由是可知，正是因为他“未尝一日之戚戚”的道学修养功夫才使他真正做到了《中庸》所说的“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这使他坚强地活了下来，而且还活得诗情画意。

正德五年，刘瑾倒台。王阳明的苦难生活终于结束，命运出现了转机。随后，他被任命为庐陵知县。两年后又升任太仆寺少卿，顺道探家，随后赴任至滁州，任务是督理马政。他在滁期间，由于地僻官闲，于是开门授徒，专心讲学。他自龙场悟道之后，心学已渐趋成熟，对弟子提倡静坐。为什么要静坐呢？是因为“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惚，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知其家业之所归。”^{[4] 56}学者追名逐利，内心浮躁，不知所守，所以要以静坐补小学一段功夫。在静坐中体会心中天理清明的感觉。天理清明之后，物各付物，也就是按照天理去做事，就能做到动亦定，静亦定，无论是动、静，都能心定。只有“真宰”确定，思想有了定盘针，才能“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4] 30}因此通过静坐心悟，才能得大自在，不受心乱如麻、手忙脚乱之苦。

王阳明在滁州与弟子遨游琅琊山水之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振山谷。诸生随地请正，踊跃歌舞。”^{[4] 1236}看来弟子们在阳明的启发下，都有自由自在、天机流行的感觉。阳明在这一时期的诗作，总体有两种类型，一类

是精深渊穆的道学哲理诗，一类是秀雅有致的山水诗。总之都是他道学心态的形象表现。即如他的哲理诗，也并非质木无文，而是形象与思致兼得，既有理趣也有诗的美感。如《山中示诸生五首》其一：

路绝春山久废寻，野人扶病强登临。同游仙侣须乘兴，共探桃源莫厌深。鸣鸟游丝俱自得，闲云流水亦何心？从前却恨索文句，展转支离叹陆沉！

以鸣鸟游丝、闲云流水喻心中的天理不待外求，得之自然。以“索文句”、“支离”批评朱熹理学的不能见道，并暗中表明自己的心学主张。全诗既有说理，又有形象，灵动而不板滞，玄奥并非无文。又如《送蔡希颜三首》其三：

何事憧憧南北行？望云依阙两关情。风尘暂息滁阳驾，鸥鹭还寻鉴水盟。悟后六经无一字，静余孤月湛虚明。从知归路多相忆，伐木山山春鸟鸣。

这是一首点化朋友的道学诗。“憧憧”二字出自《周易·咸卦》：“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后用来形容人的心思不定。这里批评友人心神不定，既想做官又想隐居，人生的方向还没有找到。而对于见道的人来说，六经只不过是心灵的注脚，故说“无一字”，而心灵本体无论仕与隐都是如湛清虚明的月亮一样，永远宁静祥和。这首诗哲理渊深，而又富有情韵。

阳明在滁州及南都时期的诗作并不全是哲理诗，他的山水诗艺术成就也很高，表现了诗人对自然之美的礼赞以及光风霁月般的情怀。如“滁流亦沂水，童冠得几人？莫负咏归兴，溪山正暮春。”（《山中示诸生五首》其二）“溪边坐流水，水流心共闲。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斑。”（《山中示诸生五首》其五）“山色古今余王气，江流天地变秋声。”（《登阅江楼》）他把山水、自然写得如此之美，应与一般嘲花草、弄风月的诗人不同，这是他在心学的观照下，天地万物生机流行的情怀外现，诗中虽无说理，但理趣已融化为物境。他的送别诗也没有寻常诗人的伤感消沉，而是具有潇洒达观、豪迈隽永之美：

雪里闭门十日坐，开门一笑忽青天。茅檐正好负暄日，客子胡为思故园？椿树惯经霜雪老，梅花偏向岁寒妍。琅琊春色如相忆，好放山阴月下船。（《送德观归省二首》其一）

“开门一笑忽青天”化用黄庭坚的名句“出门一

笑大江横”。诗人闭门静坐，静中感受天理即是吾心，开门时看到青天万里，这又何尝不是心如青天、无纤毫之尘杂呢？有此心境，无往而不自得，即便寒冬，也可负暄对日；再看椿树、梅花，在酷寒中更见生机。这也未尝不是见道之后便能超越生命困苦的一种隐喻。结句劝友人回到家乡后也不要辜负大自然之良辰美景，应该诗意地生活。其它诗如《诸用文归用子美韵为别》、《送惟干二首》等都写得深情绵邈，自然洒脱。

三

正德十一年，王阳明受兵部尚书王琼的推荐，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朝廷任命他这个职务，是让他去平定江西、福建等地的流寇。临去之前，其友人王思舆便对阳明弟子季本说：“阳明此行，必立事功。”季本问他何以知之，思舆曰：“吾触之不动矣。”^{[4] 1238}“触之不动”也就是孟子说的“不动心”，是道家很向往的修养境界。也正是具备沉着冷静、能应对各种复杂事变的干才，王阳明深受王琼的赏识，从而让他有了一次展示军事才能的机会。真正的儒者不仅内圣，还能外王，本末兼该，这才是道学家的人生理想。阳明在江西，将朝廷多年难以剿平的积寇一举荡平。他更为辉煌的事功是镇压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以区区数万人打败叛军几十万，并活捉叛首朱宸濠，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不仅如此，他还重视标本兼治，说出那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他看来，军事荡平只是技术层面的，关键还是要以圣人之道教化人心，使人知礼义廉耻，以收移风易俗之效。

在赣及南征思田时期，王阳明的哲学进一步成熟。正德十六年，也就是他50岁时，拈出“良知”二字，以此为中心来概括阐发他全部的哲学思想。所谓良知，按阳明的说法，即是“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4] 1290}也就是说，良知是心体与天理的合一。人须要时时“致良知”，就要常保持一颗敬畏之心，“所谓敬畏者，非恐惧忧患之谓也，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谓耳。”^{[4] 1290}圣贤无恐惧忧患之心累，所恐惧的只是天理与心体不能为一，故时时需有敬畏之心，才能保此良知，也才能超拔世俗负累，使心灵有一种洒落的感觉。所以阳明对

洒落的解释是“君子之所谓洒落者，非旷荡放逸之谓也，乃其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之谓耳。”^{[4] 1291} 圣贤的洒落并非是道家齐是非、一生死式的旷荡，也不是佛教“无所住而生其心”式的抛除执着，而是坚持自己儒家理想而不动摇的心定境界。

这一时期王阳明的诗歌包括任职金都御史以后所作“赣州诗”36首，平宁王之乱及任职江西巡抚时的“江西诗”120首，家居时的“居越诗”34首，以及嘉靖年间平思恩、田州之乱时的“两广诗”21首。这些诗歌内容很丰富，既有精微深奥的道学哲理诗，也有表现道学情怀的抒情状物诗、山水诗。

他此时作了不少道学哲理诗，虽然有一些缺少形象思维，缺乏美感和情韵，但读来却意味深长，发人深省，这样的诗也不能不谓之诗之一格。如《咏良知四首示诸生》：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

此诗说孔子之道即在人心，不必外求，只要致其良知，便得心之本体。人之所以心事重重，烦恼缠身，是因为不能回归良知本体。致良知可收道家参同契之效。为什么这样说呢，孔子所谓仁者无忧，即是我的良知，致此良知可得长寿之效。良知不仅是我心中的定盘针，也与天地万物之根本相连结。抛弃了自家良知，却向外求理以企见道（此是批评朱熹之说），这是颠倒错乱之见，就如一个富人不知自己有财（良知），却去沿门乞讨一样。全诗意在说，只有良知才是人的至乐之乡，才能使人从世俗的悲欢中解脱出来，真正成为超越的圣人。

其它如《示诸生三首》、《答人问良知二首》、《答友人问道》等诗，都是以韵语的形式解说他的哲学思想。当然语录体散文或哲学论文也许能更好地表现思想，但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也有其它文体所没有的长处，那就是更易让人记住，也便于读者咀嚼回味。

另有一类哲理诗，并不纯粹写玄理，而是与

写景、抒情、状物结合起来写。相比之下，这类诗韵味稍足一些，更具有形象性及美感。如《次谦之韵》、《秋声》《夜坐》等诗。这里举《月夜二首》为例：

万里中秋月正晴，四山云雾忽然生。须臾浊雾随风散，依旧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从他外物岂能撓！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

处处中秋此月明，不知何处亦群英？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

据阳明《年谱》，此诗作于嘉靖三年的中秋节，阳明在出征思田前夕，宴门人于天泉桥。“中秋月白如昼，先生命侍者设席于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百余人。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先生见诸生兴剧，退而作诗，有‘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诸生入谢。先生曰：“昔者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但见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减世故，阔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琐琐者不同，其为未得于道一也。”^{[4] 1291} 年谱中的这段话是对《月夜》诗很好的注脚。这首诗是说，只要信得良知，就能让人从富贵声利场中解放出来，外物是不能干扰如宇宙太清般的心灵的。阳明还非常自信自己的良知说是圣门千年绝学。他对郑玄及朱熹的汉宋学都进行了批评，认为只需致其良知，便能如孔门弟子曾点那样达到“舞雩春风”般的自由洒脱之境。当然，阳明的自由洒脱并非遗弃世务。入世中有出世，在经纶世务中以收圣贤不动心之效，这才是真正的见道、得道。

阳明心学并非只图一己受用，这样只能成为“自了汉”，其理论最终还要落实在治国安邦、经世济民的儒家理想上来，这毕竟是宋明道学的第一义。因此，阳明不少诗写军旅生活，写忧国忧民，写鄙视功名富贵，写追求孔颜之乐，这些都是道学家情怀的应有之义。如他在赣州时所作的《祈雨二首》其二：

见说虔南惟苦语，深山毒雾长阴阴。我来偏遇一春旱，谁解挽回三日霖？寇盗郴阳方出掠，干戈塞北还相寻。忧民无计泪空堕，谢病几时归

海得？

他在江西平盗，正值大旱，放眼全国，从南到北，不是有民变就是有边患，这使他常恨自己忧民无计，治国乏术。又如《回军九连山道中短述》：

百里妖氛一战清，万峰雷雨洗回兵。未能干羽苗顽格，深愧壶浆父老迎。莫倚谋攻为上策，还需内治是先声。功微不愿封侯赏，但乞蠲输绝横征。

他很快平定了南、赣一带的盗贼，虽然取得了战绩，也深受百姓欢迎，但他还是惭愧没有教化好百姓，认为只有教化才能治本，并表达了不愿封侯，只愿朝廷薄敛赋税以绝民变的愿望。

阳明在江西平定宸濠之乱，是他一生中最为惊涛骇浪的时期。他出奇兵打败了宁王朱宸濠的叛军，并活捉了宸濠，没想到荒唐的正德皇帝又给自己加了一个封号“威武大将军镇国公”，亲率万余人马“奉天征讨”。武宗听说王阳明已捉到朱宸濠，正准备从南昌出发献俘，竟派人追还之，议将朱宸濠再放回潘阳湖，等他自己亲与决战，而后“奏凯论功”。王阳明对这种视国事如儿戏的做法非常忧心，对皇帝的荒唐的命令也决不服从。据其《年谱》：“武宗尝以威武大将军牌遣锦衣千户追取宸濠，先生不肯出迎。三司苦劝。先生曰：‘人子于父母乱命，若可告语，当涕泣以从，忍从谏乎？不得已，令参随负敕同迎以入。有司问劳锦衣礼，先生曰：‘止可五金。’锦衣怒不纳。”^{[4] 1269}由此可见，阳明的忠孝也不是愚忠愚孝，他是有原则的。不仅如此，太监张忠、安边伯徐泰带来的京师军队已进入南昌，与阳明的军队对峙，“北军肆坐慢骂，或故冲导起鬻。先生一不为动，务待以礼。”^{[4] 1269}王阳明在叛军决战时面临生死考验，没想到平叛胜利了，面对昏君佞臣，仍忧谗畏讥，风险反倒更大。此时他的道学定心法派上了用场，面对生死祸患，他泰然处之，以智慧使自己转危为安。《年谱》言：“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他遗书邹守益曰：“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眼法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4] 1278-1279}由是可知，这里的“良知”，不仅兼含本体与道德的涵义，而且也指不掺杂个人的主观成见，循事物的规律以

争取最好结果的思维方法。有如此良知，才使他不畏不惧，镇定自若。

他的江西诗呈现出复杂的内容，但道学的精神都贯穿其中。一类诗表现忧心国事，有一种对现实的无奈之感。如《书青萍驿二首》：

一战功成未足奇，亲征消息尚堪危。边烽西北方传警，民力东南已尽疲。万里秋风嘶甲马，千山斜日度旌旗。小臣何尔驱驰急？欲请回銮罢六师。

千里风尘一剑当，万山秋色送归航。堂垂双白虚频疏，门已三过有底忙。羽檄西来秋黯黯，关河北望夜苍苍。自嗟力尽螳螂臂，此日回天在庙堂。

此诗有序曰：“九月献俘北上，驻草萍，时已暮。忽传王师已及徐淮，遂乘夜速发。次壁间韵纪之二首。”从诗中可见王阳明对国家内忧外患忧心如焚，更对皇帝视国事如儿戏有一种无奈和焦虑。正德皇帝驻在南都（今南京），而张忠、徐泰又日夜诋毁王阳明必反，以致他想去南京朝见，而被权臣阻于芜湖，只好上九华山在草庵中静坐等候消息。他此时虽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对年迈的老父仍放心不下，他说：“以一身蒙谤，死即死耳，如老父何？”“此时若有一孔可以窃父而逃，吾亦终身长往不悔矣。”^{[4] 1271}他引用孟子“窃父而逃”的典故，说出了他尽忠被谤，尽孝不能的困境。此时写的诗，多表现忧谗畏讥、思亲恋家，甚至时有隐居之想。如：

一丝无补圣明朝，两鬓徒看长二毛。自识淮阴非国士，由来康节是人豪。时方多难容安枕？事已无能欲善刀。越水东头寻旧隐，白云茅屋数峰高。（《归兴》）

尚劳车驾臣多缺，无补疮痍术已疎。亲老岂堪还远别，时危哪得久无书！明朝且就君平卜，要使吾心不负初。（《即事漫兴四首》其三）

茅茨松菊别多年，底事寒江尚客船！强所不能儒作将，付之无奈数由天。徒闻诸葛能兴汉，未必田单解误燕。最羨渔翁闲事业，一竿明月一蓑烟。（《即事漫述四首》其四）

莫怪乡思日夜深，干戈衰病两相侵。孤肠自信终如铁，众口从教尽铄金。碧水丹山曾旧约，青天白日是知心。茅茨岁晚饶风景，云满清溪雪满岑。（《用韵答伍汝真》）

这些诗表达了阳明对时局的无奈，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也表明了安之若素、听天由命、希求归隐

的旷达人生态度，是可以作为诗史看的。

虽然如此，阳明并不颓唐，而是运用智慧排忧解难，济时救难之志时刻没有忘记。如“平难心仍在，扶颠力未衰”（《杨邃庵待隐园次韵》）；“欲斩蚩尤开白日，还排阊阖拜重瞳。小臣谩有澄清志，安得扶摇万里风。”（《元日雾》）甚至在困于九华山，时逢大旱，他还表达了“吾欲鞭龙起，为霖遍九州岛”（《观九华龙潭》）的雄心壮志。他所瞧不起的是那些汲汲于富贵权势的功利之徒。人能摆脱升官发财的俗念，才能真正得到身心的自由。他说：“君不见富贵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醒须五斗？未妨适意山水间，浮名于我亦何有？”（《重游开先寺戏题壁》），他认为那些满脑子利欲俗念的人其实活得很可怜：“钻求富贵未能得，役精劳形骨髓枯。竟日惶惶忧毁誉，终宵惕惕防艰虞。”（《贾胡行》）即使是面对生死患难，门生、部下都为他的命运担心之时，他仍达观地表示：“知者不惑仁不忧，君胡戚戚眉双愁？信步行来皆坦道，凭天判下非人谋。用之则行舍即休，此身浩荡浮虚舟。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人生达命自洒落，忧谗避毁徒啾啾！”（《啾啾吟》）仁与智是良知应有之义，也是人生在世真正意义上宝藏与富贵，有此境界才是真正的人生坦途与潇洒。所以他忧危难时期仍不忘讲学。在九华山他看到一个僧人在岩中已静坐三年，感慨僧人成佛尚且如此虔诚，我们学习儒家大道为何不能如此专一呢，因此他作诗教育门生、随从：

莫怪岩僧木石居，吾侪真切几人如？经营日夜身心外，剽窃糠粃齿颊余。俗学未堪欺老衲，昔贤取善及陶渔。年来奔走成何事？此日斯人亦起予。（《有僧坐岩中已三年诗以励吾党》）

他启发部属、门生应虔诚于自己的身心性命之学，而不是剽窃儒经，作为教条和门面。大舜曾向陶工和渔父学习，我们也应该学这位入定僧人的志坚意诚，而不是去追求那些功名富贵身心之外的东西。阳明的圣贤理想由是可见一斑。

王阳明一生的理想，就是要做个自觉并觉人的圣贤，他讲学的兴趣超过他做官和带兵。但是他的一生似乎总是与军事有缘。嘉靖六年，已家居的阳明被起用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征两广一带

思恩、田州的叛乱。其间有“两广诗”21首。这21首诗与以前的诗相比，格调更为沉郁老成，境界更为阔大高远，义理更为成熟精深。道学哲理诗如：

长生徒有慕，苦乏大药资。名山遍探历，悠悠鬓生丝。微躯一系念，去道日远而。中岁忽有觉，九还乃在兹。非炉亦非鼎，何坎复何离。本无终始究，宁有生死期？彼哉游方士，诡辞反增疑。纷然诸老翁，自传困多歧。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千圣皆过影，良知乃我师。（《长生》）这首诗虽然以“长生”为题，其实是对他一生学术的总结。说他中岁之前曾沉迷于学道以求长生，到了中年才真正觉悟，认为长生不需要道教的炉鼎丹药，也无需道教所说的坎离互补以结内丹^①，只要参透本来无始无终，人的良知乃万物之本体，与宇宙之万古清虚通为一体，有此识见，便会了脱生死，超越生死。阳明曾有一封给陆元静的信，其中说：“养德、养身只是一事。元静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谨恐惧而专心于理，则神住、气住、精住，而仙家所谓长生久视之说，亦在其中矣。”^{[4] 1282}即是说果信得良知，则养生之说亦在其中，根本不须去求仙问道。

一些南征思、田的写景抒情诗则是叙他定乱安民的志士情怀，这也是道学家思想境界的应有之义。这些作于晚年的诗，沉郁顿挫，有老杜诗的风味。如：

南浦重来梦里行，当年锋镝尚心惊。旌旗不动山河影，鼓角犹传草木声。已闻闾阎多复业，独怜饥馑未宽征。迂疏何有甘棠惠，惭愧香灯父老迎！（《南浦道中》）

一上高原感慨重，千山落木正无穷。前途且与停西日，此地曾经拜北风。剑气晚横秋色净，兵声寒带暮江雄。水南多少流亡屋，尚诉征求杼轴空。（《重登黄土脑》）

这些诗境界阔大，气势沉雄，其爱民之情，忧民之心令人感动。

再看王阳明临终前所作的《谒伏波庙二首》：

四十年前梦里诗，此行天定岂人为？但征敢倚风云阵，所过须同时雨师。尚喜远人知向望，却惭无术救疮痍。从来胜算归廊庙，耻说兵戈定

^① 坎离互补以结内丹，是道教的一种长生修养术，朱熹解释说：“《参同契》所言坎离、水火、龙虎、铅汞之属，只是互换其名，其实只是精、气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龙也，汞也；气，水也，离也，虎也，铅也。其法以神运精气，结而成丹。”参见《文献通考·经籍考第四十八》。

四夷。

楼船金鼓宿乌蛮，鱼丽群舟夜上滩。月绕旌旗千嶂静，风传铃柝九溪寒。荒夷未敢先声服，神武由来不杀难。想见虞廷新气象，两阶千羽五云端。

伏波庙位于广西横县，是为纪念汉代南征交趾的伏波将军马援而建。王阳明早在十五岁时曾在梦中作绝句一首，以咏马援南征事，而今他也南征两广，拜谒伏波祠下，“宛如梦中，兹行殆有不偶然者。”^{[4]797}在这两首诗中，诗人并不以自己的军事事功为荣，以杀戮平定四夷，毕竟不符合儒家的理想。他惭愧于自己“无术救疮痍”，不能解民于倒悬之中，也诉说“神武由来不杀难”的迫不得已。他期望嘉靖新朝廷要有一个新气象，不要再有战争，而是要象《尚书》所说的“舞干羽于两阶”，亦即通过文德教化来使四夷宾服。这才是道学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政治理想！写完这首诗一个月后，王阳明便因病去世于从广西北返的舟中。

总之，王阳明诗歌从他31岁时的“归越诗”开始，到他57岁去世时结集，这三个阶段的诗歌深刻反映了一个道学家的心路历程。无论是他的抒情诗、叙事诗，还是写景诗、说理诗，都是他道学情怀的艺术表现。只有结合王阳明道学思想的变迁过程和人生经历，才能捕捉他诗歌的心路历程和生命个性，也才能对其诗歌表现的高远超拔的人生境界做出准确的解读。王阳明的诗歌，反映了他求道、见道的艰苦过程，能让读者感受到他面对苦难超越忧患的巨大勇气和力量。

在阳明的诗中，看不到汲汲于个人功名富贵的庸俗之气，甚至也不见杜甫式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式的可怜兮兮和自艾自怨。他的诗脱尽世俗红尘之气，超拔洒脱，光明俊伟，有着巨大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勇气。他诗中既有深邃的智慧，又有在这智慧观照下体会到的天地之生机、自然万象之美好。即如他的写景诗，看似与道学无关，其实也是他道学情怀的一种审美外显，只是不露痕迹而已。宋代以来，道学家的诗，多是邵雍式的“击壤体”，不少就是押韵的语录或理学讲义。而王阳明的诗，除一部分是“击壤”式的诗歌外，大部分重视形象思维，既有唐人的诗格韵致，气象空灵灵动，语言沉博伟丽；另一方面又诗中有人，诗中有事，让人感受到他高远超拔的人生哲学与生命境界。所以他的诗兼有道学之深奥，同时又兼有诗家之本色，其成就在当时的诗坛上也许还超越了一味模古拟古的李梦阳、何景明等七子派诗人。不仅是他的哲学独步当时，对他在明代诗坛上地位也应予以重新评估。

参考文献：

- [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二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97:2311.
- [2] 黄中.黄雪瀑集[J].清康熙咏古堂刻本.
- [3] 李光地.榕村语录[J].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5] 罗洪先.罗洪先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凤文学